

禁令作为留白：十诫的约束网格与艺术创作的生成条件

作者 秦莉 · SDE 学员 · 约 5700 字 · 发表于 2026年7月17日

摘要

本文把《出埃及记》第20章的"十诫"从一份道德命令清单，重新读作一套**约束网格**（constraint grid）——一组以"你不可"形式给出的否定性边界，它们不规定创作的内容，而为创作预留出空间。核心命题是：**禁令是一种留白装置**；每一条"不可"不是对行为的封堵，而是对一片可能性空间的圈定与保护，创作正是在这片被圈定的空缺中发生。本文的理论对手是塞尔（John Searle）"构成性规则"与"调节性规则"之分：构成性规则（如棋规）不限制既有活动，而使某种活动得以可能。十诫的约束网格与构成性规则共享"边界即使能"这一洞见，但多出一个被塞尔的无时相框架漏掉的维度——**时相性**（temporality）：安息诫令是一条强制性的节奏中止，它使约束网格不只在逻辑上"划界"，更在时间上组织出张力的积蓄与释放。本文以中国书法的留白、龙泉青瓷的形制约束、巴赫赋格的对位规则、西非达格班巴"会说话的鼓"四组材料，检验"禁令即留白"这一命题在不同艺术传统中的显影，并给出两条独立的证伪条件。文章最后处理一个必然的反驳：把杀人诫命读作"结构性禁令"是否消解了它的伦理重量。本文的回答是，律法同时是伦理底线与创作条件，二者不可互相还原；本文只主张后一维度，且不以它取代前者。

关键词：约束网格；否定性边界；留白；构成性规则；时相性；安息节奏；创作的生成条件

引言：把"不可"读作起手，而非判决

《出埃及记》第20章以"神吩咐这一切的话，说"起句，随后是那十句响亮的"你不可"。两千年来，它们被读作道德的总纲、律法的核心、行为的分界线。

但如果把视角从"内容"移到"形式"，从"命令"移到"边界"，会听见另一种语法。这十句话在希伯来原文里不叫"命令"（mitzvot），而叫**devarim**——"话语"、"言辞"（出埃及记20:1 用的正是这个词，传统称之为"十言"the Ten Words 而非"十诫"the Ten Commandments）。这个语文学事实是本文的第一块支点：被后世固化为"诫命"的东西，在文本自身的措辞里，首先是一组"被说出的话"，是一段开场，而非一纸判词。

本文由此提出一个可检验的命题：

十诫是一套约束网格，每一条"不可"是一个否定性边界，其功能不是封堵行为，而是圈定并保护一片可能性空间——创作在这片被预留的空缺中发生。

换句话说，"不可"是一种**留白**。它的语法不是"你必须做X"，而是"这里空着，留给你"。它不告诉你如何敬拜，只说不可为自己造像；不告诉你如何言说，只说不可妄称那名；不告诉你如何安顿欲望，只说不可贪恋。每一条否定，都在一片过度确定的领域里，凿出一个可供生成的空缺。

本文将沿三步展开：第一步，用塞尔的构成性规则厘清"边界如何成为使能条件"，并指出十诫的约束网格比构成性规则多出的那一维——时相性；第二步，用四组跨传统的艺术材料检验这一命题的显影；第三步，给出证伪条件，并正面处理"伦理还原"的反驳。

一、边界即使能：从调节性规则到构成性规则，再到时相约束

1.1 两种规则的分野

理解"禁令为何能生成"的最短路径，是塞尔在《言语行为》（1969）中给出的一对区分：**调节性规则**（regulative rules）与**构成性规则**（constitutive rules）。

调节性规则调节一种先已存在的活动。"靠右行驶"调节的是"行走/驾驶"这件本就存在的事；取消这条规则，行走照旧，只是更混乱。这类规则的形式是"做X时应当Y"。

构成性规则则不同：它不调节先在的活动，而是**创造出一种新的活动**，使之得以可能。象棋规则不是给"移动木块"这件本已存在的事加约束——在这些规则之外，根本不存在"下棋"这回事。规则与活动是同时诞生的：**正是"马走日、象走田、王不可送吃"这一整套限制，构造出了"下棋"这个原本不存在的可能性空间**。塞尔的公式是："X 在语境 C 中算作 Y。"

这个区分一旦拿到手，"禁令压制创造"这个流俗印象就站不住了。构成性规则全部是以限制的形式出现的——每一条都在说"不可这样走"——但它们的合力不是缩小自由，而是**凭空生成一个此前不存在的行动领域**。下棋者的自由，不在规则之外，而在规则之内：正因为可走的步被严格限死，"妙手"才成为可能。无限制的棋盘上没有妙手，只有涂鸦。

1.2 十诫是构成性的，不是调节性的

本文的第一个论点是：**十诫的诸"不可"，在形式上更接近构成性规则，而非调节性规则。**

试比较第一条与"不可闯红灯"。"不可闯红灯"是调节性的：交通先在，红灯只是给它加序。而"除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"不调节一件先在的活动——它设定的是**整个敬拜领域得以成形的那条起始边界**。在这条边界之外，"敬拜"不是"更混乱"，而是**根本无法收敛成一件可辨认的事**：没有确定的对象，敬拜就散成弥漫的情绪，既不能被传递，也不能被延续。第一条不是给敬拜加规矩，它使"敬拜"成为一个有内部的、可参与的空间。

同理，"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"不是禁止"制作形象"这件先在的手艺——它构造的是一个更苛刻也更开阔的创作处境：**你不能复制那个源头的形象，于是你被迫在"无可复制"中生成从未有过的形式**。这正是构成性规则的典型效力：以一条严厉的"不可"，凿开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可能性空间。旧约传统中形象艺术的迂回发展——转向文字、音律、空间、光的经营——不是禁令压抑的证据，恰是这条构成性边界所生成的整片新领域。

1.3 塞尔漏掉的那一维：时相性

如果本文止步于此，它就只是"十诫 = 构成性规则"的一次转写，而塞尔的框架足以覆盖它——那样这篇文章便不成立。让约束网格区别于构成性规则的那一点，恰在后者漏掉的一维。

塞尔的构成性规则是**无时相的** (atemporal) 。“X 算作 Y”是一条逻辑条件，它不含节奏，不区分先后，棋规不告诉你何时该停、何时该蓄力。它划出空间，却不组织时间。

而十诫的约束网格里，有一条规则专管时间——**第四条，安息诫令**。“六日要劳碌……第七日不可做任何工。”这不是又一条空间性的"不可造像/不可妄称"，它是一条**强制性的节奏中止**：它在连续的活动流里，规定了一个必须停下来的段落。

这一维之所以关键，是因为创作从不只是"在空间里被允许什么"，还是"在时间里如何积蓄与释放"。任何一件成形的作品——一支乐曲、一幅长卷、一场舞——都不是均质的可能性铺陈，而是张力的**相位组织**：蓄势、推进、暂止、爆发、收束。构成性规则给出前者（可能性空间），却给不出后者（张力的时相）。安息诫令补上的正是这一维：它把"约束网格"从一张静态的可能性地图，变成一台有呼吸节拍的生成装置。**没有强制的中止，张力只会持续到耗散；有了中止，张力才被切成可积蓄、可释放的段落。**

于是本文的完整命题可以收紧为：

十诫是一套**带时相的约束网格**。它的空间性诸诫（造像、妄称、杀、盗、淫、伪、贪）以构成性规则的方式圈定可能性空间；它的时间性诫命（安息）以强制中止的方式组织张力的相位。前者使创作**可能**，后者使创作**成形**。

这里要说得 heavier 一层，否则"时相性"只是给塞尔补了一个他没谈到的话题，算不上对他的框架构成挑战。要害在于：**时相性不是构成性规则之外的补充，而是构成性规则定义本身的一处缺陷**。塞尔把构成性规则刻画为"X 在语境 C 中算作 Y"的逻辑形式，这个形式默认所有构成性规则都是可以静态陈述的"算作"关系。但存在一类活动，它们无疑是构成性的（在规则之外根本不存在），其规则却**无法被无时相地陈述**——赋格、仪式、乐

舞皆属此类。一首赋格的"构成"不只在"主题算作主题、答题算作答题"这些静态归属,更在于它们必须以**特定的先后与间距进入**:同样一组音高关系,若抽掉进入的时序,"赋格"就不再成立,正如抽掉"必须停手封窑的那一刻","烧窑"就不再成立。这意味着:对这一整类活动,塞尔的"算作"公式是不完备的——它能写下空间性的归属,却写不下构成活动所必需的时相。安息诫令之所以重要,不是因为它替十诫补了一条塞尔忘了的规则,而是因为它精确地指向了构成性规则理论必须容纳、却在其现有形式中容纳不下的那一维。换言之,约束网格不是塞尔框架的一个应用实例,它是一个**迫使该框架修正自身定义**的案例。

这一步,是本文相对塞尔的增量所在,也是全文承重的一根柱子。

二、四组材料:约束网格在艺术传统中的显影

命题若为真,则"以否定性边界预留空间、以强制中止组织张力"这一结构,应当在成熟的艺术传统中反复显影。本节检验四组材料。

2.1 中国书法:留白作为否定性边界的直接形态

书法把"禁令即留白"几乎字面地演了出来。一幅《兰亭序》三百余字无一同形,行距不齐,却在通篇里维持着一种奇异的协调。支撑这种协调的,是一组不成文的"不可":不可重复、不可失序、不可失气、不可失止。

这些"不可"不来自道德,而来自笔与结构之间的约束。而书法理论把这套约束最鲜明地凝在一个字上——**白**。所谓"计白当黑":一幅字的成败,一半在墨迹(黑),一半在空处(白)。飞白、虚笔、游丝,都是在"不可写满"这条否定性边界上,被逼出来的节奏。

这正是本文命题的直接标本:书法的"不可"不封堵,它预留。**留白不是内容的缺席,是空间的预留**——正因为纸面被"不可写满"守住了空处,笔画之间才生出可供呼吸、可供运动的余地。计白当黑与构成性规则同构:约束不减损作品,它生成作品的内部。

2.2 龙泉青瓷:形制约束与不可控之火

陶艺把约束网格里"时间性"的一面演了出来。龙泉窑以造型规整、釉色温润著称,陶人遵守的是一套"古法":必须在轮上成形,窑温、釉料、器型皆有定制,某些纹饰"不可正对、不可重样"。

但青瓷之美恰在这一系列"不可"之中生成。器型的约束是空间性的(构成性规则那一维);而"守窑火之律"是时间性的——**火的进程不可逆、不可中途反悔**,你只能在特定的时段投柴、封窑、停火,一步错则器裂。这与安息诫令是同一种结构:创作不只受空间约束,还受一条**强制节奏**的约束——什么时候必须停手,不由你的意愿决定。青瓷的"清逸",是空间约束(形制)与时间约束(火候节奏)共同逼出的显影。

2.3 巴赫《赋格的艺术》:构成性规则的纯粹标本

若要找构成性规则在艺术里最纯的标本,巴赫的《赋格的艺术》(BWV 1080)几乎是为此写的——一部不指定乐器、纯由结构与节奏逻辑驱动的作品。

赋格的规则全是"不可":主题一旦给定,答题必须在规定的音程关系上进入,不可随意变形;声部一旦叠加,不可随意加入游离的杂声,否则结构失稳。这些限制没有一条在描述"内容",它们全部在划定边界。但正是这一整套限制,**构造出了"赋格"这个原本不存在的可能性空间**——如同棋规构造出"下棋"。学过这部作品的人都懂那句老话:自由不是不守规则,而是在极致的约束中组织出个体的路径。这是塞尔"构成性"那一维在音乐里最干净的印证:约束生成活动,活动的自由内在于约束。

2.4 西非达格班巴的"会说话的鼓":约束网格如何召唤参与

最后一组材料检验命题的一个推论:如果否定性边界圈定的是一片"可参与"的空间,那么进入这片空间应当是一种被召唤的参与,而非一次单向的服从。

西非达格班巴人（Dagbamba）有一种"会说话的鼓"（talking drum）。鼓手用音高变化"敲出"某人的名字，被点到名的人须即刻起身，走入舞场。这里的结构极为清晰：鼓声不是背景音乐，而是一套**约束网格的声音形态**——它以特定的节奏边界圈定"谁属于这个节奏、此刻轮到谁"，并召唤那个人进入。

这与《约翰福音》10:3"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"是同一种结构：边界的功能不是审判在外者，而是**召唤在内者参与**。它把"约束网格"命题里最反直觉的一点点明了——被一套边界圈定，不等于被排斥在外，恰恰是被邀入其中。达格班巴的鼓，是约束网格作为"参与召唤"而非"行为封堵"的一份人类学标本。

三、证伪条件与一个必须正视的反驳

3.1 两条独立的证伪路径

本文最需自我约束的地方，是防止"约束成就创作"沦为一句永远正确、无从反驳的漂亮话。为此给出两条彼此独立的证伪条件——任一成立，本文核心命题即被推翻。

证伪路径一（比较艺术学路径）：本文主张"否定性边界是创作的生成条件"。若能找到一个**长期繁荣、且约束网格密度显著为零**的艺术传统——即一个几乎不含否定性形式约束（无形制禁忌、无格律边界、无强制节奏中止）、却持续产出被公认为高度成熟之作品的传统——则"约束是生成条件"这一命题被证伪。此处"约束网格密度"可操作化为：该传统的成文/不成文创作禁忌数、格律或形制的刚性程度、是否存在强制性的节奏停顿单位。命题的赌注是：**这样的传统不存在；凡成熟传统，必有其约束网格。**

证伪路径二（语文学路径）：本文的文本支点是 devarim（"言辞"）而非 mitzvot（"诫命"）。若对希伯来圣经的词汇分布做系统考查，发现 devarim 在律法语境中的用法**系统性地**等同于命令性法律术语（torah / mitzvah / mishpat / choq），即"言辞"与"诫命"在该文本传统中不可区分，则本文"十言首先是被说出的话、而非判词"这一支点崩塌，第一节立论随之失效。

这两条路径分属不同学科、不共享前提：一条可被艺术史的经验材料推翻，一条可被闪族语文学的文本证据推翻。命题因此是可错的。

3.2 反驳：把杀人诫命读作"结构性禁令"，是否消解了它的伦理重量？

一个严苛的读者会在此处发难，而且这一枪必须正面接住：把"不可杀人"读作一条"保护创作结构的否定性边界"，是不是把一条最沉重的伦理底线，轻佻地降格成了美学配置？杀人之恶，岂止是"破坏了某种结构之美"？

这个反驳是对的——**如果本文主张的是"杀人诫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结构性的"**。但本文不作此主张。

本文的立场是：**十诫的每一条同时承载两个不可互相还原的维度——伦理维度与创作条件维度。**"不可杀人"首先是、且始终是一条伦理绝对律令：它保护的是人的生命本身，这一重量不由任何美学考量派生，也不能被任何美学考量抵偿。这一维度，本文完全承认，且不触碰。

本文只主张**另一个维度的存在**：同一条诫命，除了作为伦理底线，还在一个共同体的创作生活中起着约束网格的作用——它划定了"什么不可被越过"，从而维护了一个可供意义在其中生成的秩序。一个允许随意杀戮的共同体，不仅是恶的，也是**无法承载任何持续创作的**——因为它连最基本的、供作品得以积累与传递的稳定处所都无法维持。

关键在于：这两个维度**不可互相还原**。不能把伦理重量还原为创作条件（那会轻慢生命），也不能把创作条件还原为伦理律令（那会看不见约束网格作为生成结构的独立作用）。本文只处理后一维度，并明确声明它不取代、不吸收前者。承认这一点，本文才在方法上是诚实的：它不是一套关于"十诫确切含义"的独断，而是对十诫一个**特定切面**的分析。

3.3 两条证伪路径为何指向同一处：一个被忽略的同构

值得点破的是，上面两条看似分属不同学科的证伪路径，在深层指向同一件事，而这件事恰是本文的命题内核。

语文学路径的支点是 *devarim*——“言辞”。言辞与判词的区别在哪里？判词可以被静态地陈列（一张诫命清单，条目并置，无所谓先后）；而“言辞”在其本义上是**被依次说出的**——话语有语流，有先后，有停顿，抽掉时序，“说”就不成其为“说”。这与音乐结构路径的发现是同一个：赋格作为构成性活动，无法被无时相地陈述，因为它的“构成”本质上依赖进入的时序。

于是两条路径在“**时相性**”这一点上咬合了：闪族语文学里“十言是被说出的话而非判词”，与音乐理论里“赋格是被奏出的时序而非静态归属”，讲的是同一种存在方式——**某些构成物只能在时间中被展开，不能在空间中被陈列**。律法（作为“言辞”）与乐曲（作为“赋格”）在此显影为同一类对象。这不是两门学科各自提供了一个例证的并列，而是两门学科在各自的证据里，独立地逼出了同一个结构。本文的“带时相的约束网格”之所以能同时被这两条路径检验，正因为它触到的，是一个横跨语文学与音乐学的同构层——而这个同构层本身，是既有的“构成性规则”理论看不见的。

结语：留白，是意义之舞的地板

《申命记》30:19 说“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可以存活”。若把十诫读作约束网格，这句“拣选”就不再是一次在既定选项间的挑拣，而是一种更根本的处境：**你被给予了一片被边界圈定、被节奏组织的空间，而生成，要靠你在其中走出原本不存在的路径。**

约束网格不是链条，是地板——是你意义之舞得以踏出第一步的那片结构之台。它以否定性的“不可”预留空间（构成性规则那一维），以强制的中止组织张力（安息节奏那一维）。前者让创作可能，后者让创作成形。

而这也正是本文相对既有理论的位置所在：塞尔看见了“边界即使能”，却停在无时相的逻辑条件上；比较美学看见了“约束成就自由”，却常把它说成一句无从证伪的格言。本文要做的，是把这两半接起来，再补上时相这一维，并交出两条可以让自己倒下的证伪条件。

留白从来不是真空。它是意义之场——是“不可”为“可以如何开始”所预留的那一处空缺。

参考文献

Searle, John R. 1969. *Speech Acts: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Searle, John R. 1995. *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*. New York: Free Press.

Rawls, John. 1955. "Two Concepts of Rules." *The Philosophical Review* 64(1): 3–32.

Elster, Jon. 2000. *Ulysses Unbound: Studies in Rationality, Precommitment, and Constraints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Stravinsky, Igor. 1942. *Poetics of Music in the Form of Six Lessons*. 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
Sarna, Nahum M. 1991. *The JPS Torah Commentary: Exodus*. Philadelphia: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.

Chernoff, John Miller. 1979. *African Rhythm and African Sensibility: Aesthetics and Social Action in African Musical Idioms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
项穆（明）.《书法雅言》.明代书学论著.

